



工 程 师

尤利·克雷莫夫著

工 程 师

〔苏〕尤利·克雷莫夫著

阮 岡 译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1960

Ю. Крымов

Инженер

本书根据 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, Москва, 1953 年版本译出

工 程 师

原著者 (苏) 尤利·克雷莫夫

翻译者 阮 阔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上海旗盘路 155 号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 094 号

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开本: 850×1156 1/32 印张: 5 9/8 插页: 1 字数: 105,000

1950 年 2 月第 1 版

1960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: 1-22,000 册

统一书号: 19073·1411

定价: (八) 0.58 元

內 容 提 要

工程师是苏联著名作家尤利·克雷莫夫的油船“德宾特”号后又一反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者创造性劳动的中篇。

书中通过主要人物斯达莫夫、安尼亚和叶姆钦诺夫三人对待劳动、先进生产者的不同态度，和他们在友谊、爱情上的变迁，描写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先进生产者对保守者所展开的斗争。斯达莫夫和安尼亚都是热爱工作的年青工程师，他们在工作上既有创造革新，并且还培养了一批新生力量——舍因、别金、基利雅克等。但是专业公司经理叶姆钦诺夫却还沾染着资产阶级的残余思想意识，由于他对伟大建设事业缺乏责任感，以致在他领导下的专业公司内，一切积极因素不能得到顺利发展。但人民委员的深入访问了解，揭发了这些错误，叶姆钦诺夫终于被撤职，而由先进生产者舍因所代替了。

克雷莫夫的这部中篇，也象他的油船“德宾特”号一样，正确地表现了苏联三十年代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主题，是三十年代苏联文学中重要里程碑之一。

主要人物表

安娜·季沃美娜·梅丽尼柯娃

爱称:安尼亞,安尼奇卡——工程师

格利果里·罗曼諾維奇·叶姆欽諾夫

爱称:格利沙——专业公司經理,安娜的丈夫

謝尔盖·尼古拉耶維奇·斯达莫夫

外号:大个子謝辽什卡

爱称:謝辽沙、謝辽任卡、謝尔貴——工程师

叶尼賽采夫——工程师

泰泰罗夫——总局局长

斯杰潘·尼洛維奇·舍因——工长,后为专业公司經理

华尔华拉·舍因娜——舍因的妻子

阿列克塞·巴甫洛維奇·別金

爱称:阿廖沙——技术員

古賽依諾夫——党委書記

謝苗·阿列克塞耶維奇——人民委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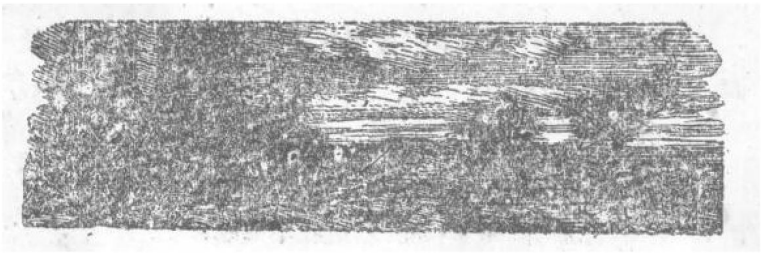
基尔雅克——掘土工人

安东·伊凡諾維奇·舒特柯夫——工程师

雅柯夫·嘉欽柯——工程师

目 次

第一章	春天	1
第二章	技術冒險	26
第三章	大个子謝紅什卡	74
第四章	人民委員	93
第五章	創造	137
譯后記		160



第一章

春天

一

安尼亚·梅丽尼柯娃走得很快，格利果里几乎跟不上她。“她好象在避开我，”格利果里心想，“似乎我有什么地方說得不对头了。我的心跳得多厉害！要是她回答我几句话……”

他向姑娘瞟了一眼，繼續說：

“我剛才跟你談愛情，实在是既糊涂又不合时。这証明我是个笨拙的无可指望的老朽。在学校中恋爱一个比我年輕十二岁的姑娘，这实在是可笑的。我好象爬进了葡萄园：心里又高兴又害臊，可能会挨到一頓臭罵的。”

“我們停下吧，”安尼亚說，“你累了。”

“我一点也不累。”

“嗯，我是累了。”

“要是你觉得不高兴，就不要談吧。真的，我們就不談吧！”

“十二岁，这并不算多，”安尼亚用脚撥动多刺的矮树丛說。“我有个朋友就是……”

格利果里拉住了她的手，用足力气紧握着。

“我痛呀，格利沙，”她說。

“啊哈，你痛呀！那末我呢？难道我不痛嗎？”

安尼亚掙脫了手，凝視着手上的几条白印儿——这是格利果里的指痕。

“为什么你觉得痛呢？你爱我不就好了。十二岁这有什么！你真是个怪人！”

“我是个怪人，”格利果里一边說一边苦笑着。“我是个非常古怪的人。你还没有了解我呢。”

在他們后面的远处，一个高个子在石坡上慢慢地走着。他有时弯下身子，从地上捡起什么东西，有时蹲在地上，打量着石块。因为太阳照在他的背上，所以他的面孔和衣服的颜色都看不清楚——全身成了一个黑影。

“大个子謝辽什卡落在后面了，”安尼亚說。于是她喊道：“謝辽沙！……”

大个子謝辽什卡摘下帽子，把它揮了一下，接着立刻又弯下身去，从地上捡起了什么东西。

“他在掘岩石，”安尼亚說，一边摆动着头，把額上的头发甩到后面去。“干嗎他要收集这些岩石？”

“不知道。不要去管他。”接着格利果里沉默了一会儿。“剛才我說的什么？呀，我想起来了，我說我是个笨拙的无可指望的老朽。我現在真想把每一句說出的話收回来，”他用一只手作了个拉回的姿勢。“我的全部說話，好象白鉄箱那样当当

响，一句也不中用。有經驗的、世故很深的人都是最愚蠢的人，这我現在明白了。要是謝辽什卡处在我的地位，他大概会干脆說：我——爱你。但我覺得这样是不能充分說服人的，于是我說了不少廢話。世故很深的人是最多疑的。我怀疑，我对你的了解是不是正确的。我不知道你对我有沒有推心置腹。我对你說，我什么也不知道。”

格利果里开玩笑似的笑着，但他的眼睛是生气的，而且帶有病态的。安尼亚惶恐地傾听着，突然拍着双手大笑起来。

“我的亲——爱的，你真伤透脑筋了！”

她挽着他的手，亲昵地把温暖的肩膀紧挨着他。格利果里显得很苦恼，她覺得應該安慰他，于是她就尽力安慰他。格利果里这人是复杂的，他并不象同班的其他大学生一样。他要別人尊敬他，但他的議論却不是經常为人所了解的。譬如說，事实上他一点也不老，为什么要說自己是老朽。就說那十二岁，真亏他想出这种解釋来！这是个复杂的人，象对待別人那样对待他是不行的。試拿大个子謝辽什卡來說。他掉在后面，在采集岩石，他心里毫无疙瘩。但格利果里就不是这样。她对她剛才說的話还是覺得不滿足。她爱不爱他？不錯，她大概是爱他的。当他这样苦恼地談着，这样困难地寻找辞句时，她的心里絞紧了。只要使他心头舒暢，她是干什么都乐意的。

“謝辽什卡真够滑稽！”她喊道。“他踱来踱去，眼睛瞧着地上，仿佛丢掉了什么。老是僵着腰。真是个怪人！”

大个子謝辽什卡采集着岩石。他的一只軍用背包內装滿了白色多孔的石灰石片和各種顏色的泥块，还有一种深暗色

的、象烂木头那样的层状岩石。謝辽什卡用他长着圓鈍指甲的粗大手指捻碎泥土，若有所思地吹着口哨，仔細地瞧着地上。路途蜿蜒曲折，朝上通往山中，于是謝辽什卡就看不見安尼亚和她的同伴了。安尼亚的淺藍色帽子在拐弯处閃現了一下以后就消失不見。他加快脚步，一边用手按住那个在他大腿上碰撞的背包。斜阳落在山上，細长的树影从矮树丛那边落到道路上来了。

謝辽什卡从山崗的另一边赶上了他的两个同学。道路来了个急轉弯，就通上悬崖。他們俩站在这儿悬崖的紧边，互相拥抱着，听着溪流的声响。

謝辽什卡的最后几步是在路旁的矮树丛中走的，他碰响了树枝，一边吹着口哨。他把双手叉在背后，望着四方，显得漫不經心的样子。

“你掉在后面了，大个子謝辽什卡，你掉在后面了，”格利果里急忙說，他好象害怕当时的沉默。“如果你老是在曠野里乱走，这又算得是什么实习？”

“我只是去了一会儿，”謝辽什卡解釋道。“我們会不会迟到？其余的人在哪里？”

“他們走在前面去了。”

安尼亚走到謝辽什卡跟前，給他扣上衬衫上的鈕扣，看了看他的背包。

“你采集了多少标本呀！”她說。“这些都是在卡希坦山崗上采集的嗎？你瞧，这是頁岩呀。”他向格利果里說。“也許，这是油頁岩吧？”

“走吧，不然我們要迟到了，”格利果里說。

“这似乎是油頁岩，”謝辽什卡回答。“我是在对面的斜坡上发现这种岩石的露头的。这种粘土，我看是含有瀝青的。”

“真的，我們要迟到了，”格利果里又說了一遍。

他向前走了几步，回过头来向安尼亚看了一眼。她已經挽着謝辽什卡的手走开了。

“油頁岩和瀝青土，这是石油产地的两个間接标志，”謝辽什卡說。“上次我在山脚边找到了岩盐，这是石油通常的伴生矿物。”

“你真的以为这里是独立的石油产地嗎？”安尼亚問。“唔，那末你进一步打算怎样做？”

“我想研究这些岩石，”謝辽什卡說。“我想在这些岩石中发现有机物的含量。也許这会使地質学家們感到兴趣的。”

“这不是独立的石油产地，”格利果里插嘴說，一边在另一面挽住安尼亚的手臂，“这大概是拉姆別柯伏的石油层的东翼。”

“对的，”謝辽什卡同意說，“我也是这样想。”

“这地質学对你有什么关系？”格利果里問。“你不是机械工程师嗎？”

謝辽什卡只是耸耸肩膀，好象連他自己也搞不清楚，为什么要去研究地質学。

实习的大学生集合在鉗塔上。巨型的鉄鑄工作台在裏旋轉，沒有尽头的鉄鏈傳动帶在閃爍发光，由于发动机的强力震动，木架眼看支撑不住，就要坍倒下来。青年人都抬头望着上面那个在滑車上搖晃着的大滑輪。要是这个大东西掉下

来，那末大家都要給压成泥餅了！打轉的发动机帶动着多么粗的铁鏈呀！一片裏隆隆的声响！

姑娘們靜寂无声地紧靠着教师，好象假依着母鸡的一群小鸡。教师喊道：

“斯达莫夫！斯达莫夫在哪里？”

謝辽什卡已經繞过鉗塔。他站在操縱台旁边，跟工长談了一会，檢查了車床。他听到喊声，就一边用抹布擦手，一边跑了过去。

“您好象做过高空工作，斯达莫夫，”教师說。“請告訴同學們，这是怎样干的。”

謝辽什卡点了点头，就吩咐說：

“我先走，你們跟着我一个个上来。”

但是，当他走过格利果里身边时，他忍不住傻里傻气地震了震眼睛。

“瞧，我真象个教授呢！”

他沿着搖晃的梯子，走到上面的一层，开始向下望着脚手架。太阳早已落在山崗后面，原野上暮色蒼茫。蝙蝠扑着翅膀在空中打轉。汽車的前灯在道路上照亮着，在草原上射出一条条的亮光，接着又熄灭了。一个女人走上脚手架，她攏了攏头发，把双手攏在后脑勺上。她以为誰也沒有看見她，但是謝辽什卡把她全都看清楚了一——从她蓬松的淡色头发直到狭窄的鞋子的尖端：他看到她把手指叉在后脑勺上，深深地喘了口气，然后向西方轉过身来，那时正夕阳西下，天空照射出微綠的余輝。“安尼亚！”謝辽什卡輕輕地喊了一声，接着他惊慌了，又悄声再喊了一声：“亲爱的安尼亚！……”

但這時有個人已經爬上梯子。梯級嘎吱作響，老遠傳來了沉重的喘氣聲。格利果里走到上面一層，朝着斯達莫夫望過來的方向，開玩笑似的喊道：

“教室裡的人已經坐滿了！開講吧，尊敬的教授，開講吧！”

大個子謝辽什卡負疚地喘了口氣，他用提引器^①去鉤住鉗探管柱^②，然後聳了聳肩膀——好象在說，你瞧着吧！

……他們歸去時天色已經全黑，鉗塔上點亮了燈火。學生們又重新分成三三兩兩的一群一群。安尼亞和格利果里兩人單獨走在一起。但儘管格利果里竭力落在後面，躲開別人，謝辽什卡還是在黑暗中把他們找到了。

“你們躲開了，一聲也不響，”他埋怨道。“但我也找到了。”

“我們根本沒有躲開，是你自己跑到前面去了。”

格利果里趁謝辽什卡停下來系緊背包時，向安尼亞悄聲說：

“我們的謝辽什卡是個好小伙子，只是過於喜歡交際了。”

一路上格利果里的情緒很不好，他責罵教師，責罵教材和教學計劃。看來，他心裡有些不大安定。安尼亞沉默著。她眼前零零星星地閃現出齒輪、套筒和杠桿。她想起叶尼塞采夫工程師說過的一句話：“在生產上婦女只有一種輔助力量的意義。”謝辽什卡懂得鉗機的結構，格利果里也懂得。但在她的頭腦裡只是些片斷的講義，瑣碎的細節，真是一團糟！她感

① 提引器，一種鉸接的活動夾持器，在提升時用來抓住鉗杆和套管。

② 鉗探管柱，由圓錐螺紋彼此聯接起來的若干管子所組成的塔柱。

到疲倦，閉上眼睛，搖了搖頭，仿佛要趕掉這種念頭。“輔助的力量是干不出什麼來的……”

謝辽什卡也默不作聲。他覺得心情很好，並沒有因為忙了一陣子沉重的提引器而感到勞累，只是手心有些發熱，臉上也被潮濕的風吹得發熱了。他在黑暗中拉住了安尼亞的手。安尼亞的手腕又小又熱，藏在皮袖子里。謝辽什卡用兩個手指撫摸着皮袖子上的柔毛。他覺得很高興，因為安尼亞對此並沒有覺到這是一種溫存，而且也沒有猜想到這一層。

“我曾在捷尔宾特一帶指揮過騎兵連，”格利果里說。“而現在却同年輕的姑娘們坐在課堂里，听着罗波格利耶夫老头大談其學理：‘背斜層結構是最普通的構造的形式之一……’或者又是什么諸如此類的一套。這真是一件怪事！”

“他對背斜層講得是非常有趣的，”謝辽什卡緊接着這一句話說。

“我知道，這對地質學家是有趣的，也是重要的，但是我們是機械工程師。要是在別的時候，我會很樂意充實些自己的理論知識，但是在生產上專家就不夠了。工人要代替工長，工長要代替工程師。所以我現在只有一個願望：趕快到生產上去……”

“趕快到生產上去，”安尼亞重複說。“我要到鉗塔上去。”

“這就對了，安尼亞！你真是一個好樣的，安尼亞！那末，大个子謝辽什卡，你打算怎樣？”

“我要仍舊留在學校里，”謝辽什卡說，他覺得似乎安尼亞用手作了個失望的動作，因此他心想她是被他剛才那種溫柔的動作吓倒了。“我想研究理論。”

“凱撒的東西應該歸給凱撒，^①”格利果里斷然說。“謝辽什卡的确有一种学究的癖好。我只耽心背斜层会不会把他搞得气闷。”

他們翻过卡希坦山崗，离开了大路，决定穿过草原一直往車站，但却走到了沼澤地。脚下的烂泥发出啪嗒啪嗒的声音。在圓形的光洁如鏡的水洼上，倒映出蔚藍的蒼空、金黄色的一弯新月和数点星星。他們孤独地走着，有时手拉着手。格利果里罵起人来：当然應該順公路走，他不是早就說过了嗎！安尼亚跌了一交，大叫起来。她的脚被冰冷的水冻得热辣辣的。她站停了脚，脫下鞋子，把水倒了出来，觉得仿佛更冷了。

“脚上发痛，好象貼上了芥末膏，”她訴苦說，但誰也沒有回答她。

后来她觉得身子从地面上騰空起来，——这是斯达莫夫把她抱起来了。她试图掙脫，于是喊道：

“謝辽什卡，你这瘋子，你放手！你放手呀！”

后来她安靜一些說：

“謝辽沙，这是愚蠢的……”

謝辽什卡穿着長統靴，一双脚好象两支槳那样在水里划着。他默不作声，直望着前面。安尼亚把她的面頰緊貼在他的皮袖子上，溫柔地請求說：

“謝辽任卡，我的身体很重……不要这样！”

她的臉望着天空，她看到了白的、微紅的、淡藍的星星，和

① 此語引自新約路加福音第20章。

那被一片片明淨的輕云圍繞着的新月。所有这一切都似乎在謝辽什卡面孔的周圍跳動打轉，反映在他的直望着前面的眼睛之中。他小心地抱着她，雖然沒有抱緊，但她仍舊不能轉動。她覺得他的兩眼沒有看她而看到了她，他的雙手沒有動而却在愛撫她。這種感覺持續很久，長久得竟使她忘記了還有另一個同伴。一種模糊撩亂的感覺控制了她的全身。當謝爾蓋停下時，她才看到旁邊有個模糊的人影，聽到一種熟悉的頹喪的聲音：

“現在我們可以象大家一樣地往前走了。這裡是道路。”

她的臉驀地漲紅了，她的心因害臊而感到發冷了。謝爾蓋把她放在乾燥的地面上，輕輕地說：

“我們到了。”

二

這是一九三一年的春天。在城市四郊，空曠的草原蘇醒了。白天，草原上到處都是鉗塔、新掘的基坑和滿是重油泥濘的溝渠。每天晚上，草原上空閃爍着電燈的亮光。

以前從來沒有離開過城市的人們，在一天內他們離別了居住已久的地方，出發到烏拉爾去采礦，到土爾克斯坦去種棉花。他們要在那里住上很久，也許要永遠住在那里，但大家不是用眼淚，而是用歌曲和音樂來送行。

但是，在這個城市里，並不是所有的人都在建設，對這建設也不是全都感到高興，而所有的人也不是都在唱歌。在安尼亞·梅麗尼柯娃實習的那個采油場上，有個叶尼賽采夫工程師。他戴着一頂綴有小鐵錘帽徽的綠色制帽（制帽在他蒼

白的前額上壓出了一道深紅色的箍印)。在他的濃密蓬亂的胡子中，幾根白胡須象鋼絲那樣鬆曲着。他請安尼亞坐在辦公室內椅子上，然後說道：

“我已看過您的報告。您對鉗探工作並不了解，將來恐未必能成為工程師。但我還是提起這支筆，蘸上墨水（他把筆浸入墨水），給您的報告簽字（他簽了字）。我為什麼要這樣做？這是一個問題！”

他從椅上驕傲地站起身來，把腦袋靠在肩頭上，顯出一副半玩笑半認真的費人猜測的神色。接着他立刻改變了他臉上的表情，給自己回答說：

“我這樣做，是因為，如果學生們不知道文法，那末泛談成績我——認——為——是——毫——無——意——義——的。您知道，您的謝辽沙把‘стоймя’寫成‘стойком’^①，又寫了‘卡車乘行’。請注意，他寫的不是行駛，而是乘行！在您的報告中我還沒有看到這種妙筆。而您的指甲……這是主要的……沒有啃去——按照今天的時代來說，這是值得大大稱贊的！”

這個人不知怎的特別會得把手指弄得格格發响——好象剝掉那干枯的樹皮。他的眼睛倒並不象他的說話那樣含有氣憤，而是顯出憂郁和恐懼，好象他老是在耽心着有誰要打他的耳光。

“‘工程師’這個名詞，”叶尼賽采夫繼續說，仿佛在自言自語地議論着，“是從法文‘ingénieux’而來，意即‘能手’或‘有

① стоймя и стойком 都是“直立着”的意思，但后者是俗俚。